

# 貓咪

陳盈吟

自從上大學後，為了求學之便而在校區附近租賃。租到的房子價格不算高，卻有著相當特別的景致。首先，一樓的夫婦在門前的庭院裡種植許多茉莉，每當春夏之際濃花香總給人一種幸福的感受。尤其清晨宿露未乾之時，潔白的茉莉花有說不出的清新可人。真是「好一朵美麗的茉莉花，……，芬芳美麗滿枝椏，又香又白人人誇。」讓人忍不住就以歌聲來讚美她的美好。此外要到我所居住的三樓之前，還得經過一座鏤空的戶外木梯。木梯古典且高雅，深具歐洲風情，因久被行走而溫潤厚實，隨著步履的踩踏，散發獨特的松子氣味。但是最可愛的地方還得算隔壁巷弄裡的「貓咪街」。

「貓咪街」這個名字是我給起的，顧名思義這條街常常出現貓咪，可說是牠們活動頻繁的場所。異於其他道路的喧鬧，「貓咪街」靜謐、安祥，彷彿是被時光遺忘的一只古老大鐘，不知道什麼時候偷偷停擺了。街的盡頭有間規模不大的孤兒院，街的左邊是一長排高不及肩的矮牆，綴著稀稀疏疏的木瓜樹，附近的人家總在上頭架起木板，合當曝曬菜乾或者是柿乾的簡易空間。傍著矮牆的平

房早已無人居住，灰色調的屋頂透著蕭瑟與寂寞。只有在黃昏的斜暉裡，可以沾染些蛋黃般的溫馨。不過僅僅是來去匆匆的暖色調。入夜後孤懸九霄的月亮，會以銀白的亮粉將這片景物勾勒出俐落、皎潔的輪廓。然而這座矮牆也是貓咪們聚會嬉戲、享受日光浴的好地方。春季時約莫十點鐘的太陽是極暖和的，一方煦煦的暖日就能讓貓咪舒服地打起盹。貓咪們向來抗拒不了優質睡眠的吸引力，只要時間差不多了，一隻隻的貓咪就會沿著從矮牆岔出的紅磚、泥牆，悠閒地朝矮牆踱步。她們伸展肢體，風韻天成，像極了大觀園裡的眾女子，各有各的姿態、各有各的好處。

由於貓給人的感覺既神秘又靈敏，關於貓的傳聞或事蹟也就不可小覷。記得大學的老師曾介紹過比利時的「摔貓節」，歐洲人對貓從高處落下卻不會受傷，百思不得其解。認為有詭譎的作用力存在，所以形成摔貓的慶典。後來甚至發展成商人收購貓咪，再把成千上萬的貓販賣給都市的居民，為了在「摔貓節」當天使用。儀式後大量於窗口拋出，受重擊而死亡的貓屍堆積。像我這樣擁護貓族

的人，大概都會對此傳聞驚駭不已吧！幸好野蠻的行徑被改善了，現在的「摔貓節」摔的可是布娃娃。不過中古歐洲的貓族曾一同面臨更大的災難。當時黑死病肆虐，人們活在死亡的陰霾底下，民間傳出一系列以巫術為名的殘酷迫害。許多飼養貓的女人被誣陷為女巫的化身而遭到刑罰，她們的寵物也被屠殺或者是活活燒死。人們對貓的恐懼來自於不瞭解及一些誤會，例如從前有位仁慈的長官，因不忍心犯人只為了無心的過錯而遭到處死，私底下便偷偷地把原本將被施以火刑的犯人，換成了一布袋的貓。等到熊熊大火開始燃燒後，貓咪受不了高溫的灼燒，紛紛扭曲、掙扎而撕破布袋竄出。圍觀的民眾眼見人犯在烈焰中幻化成一隻隻的貓，心裡恐懼莫名，只道是女巫作祟。貓咪的惡名也就不脛而走，成為女巫必備的邪惡伴侶。這樣的演變相信是當初那位仁慈的長官始料未及的。其實貓咪相當的可親、可愛，又善體人意，牠表達情感的方式含蓄而內斂；牠可以是溫柔深邃的情人、知心體貼的朋友，也可以是天真好動的孩子，在人類的生活中扮演多變的角色。更重要的是貓族有自己的原則，專注而一絲不苟的精神值得人們借鑑。

其實童年的記憶中我是挺討厭貓的。雖然我自小就很喜歡各種動物，唯獨對貓咪的態度是敬而遠之，甚至可以說是帶點恨意呢！因為家裡養的歐嘉美鸚鵡曾經被黑貓咬

破肚子，當時我急得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淚，深怕小生命就如此消殞。幸好經過悉心的照料後，鳥兒才回復了健康。不過我卻因此視貓為捕食者，與其結下樑子……豈知這樣的情仇糾葛在我高中二年級時產生轉機——有隻母貓莫名其妙地於我家二樓的陽台裡生下尚未開眼的小貓。抵不過好奇心的驅使，我與妹妹們背著母親的警告，偷偷從窗框邊觀看。母貓發現我們窺伺她的巢穴後，就縱身離去，再也不理小貓。這下可嚇壞了我們，當我還來不及宣示土地的所有權時，母貓警覺地逃離現場，留下報紙堆上瘦巴巴、東倒西歪的小東西。也許是命運刻意的安排，讓我轉恨為愛。這讓我聯想到親愛的堂姊，她本來發誓絕對不嫁給軍人和醫生，結果卻嫁給了軍醫的窘況。有時候天下間的事情就是如此奇妙，當你一心一意抗拒某個角度時，經過九彎十八拐的嘗試後，卻依然朝著相同的方向前進；又或者時常出現「有心插花花不開，無心插柳柳成蔭」的感慨。「阿毛」沒幾天就張開骨碌碌的大眼睛向我們索求母愛的關懷，此外其胃口大得出奇，半瓶牛奶不消五分鐘就被舔個精光。所以不到一個月即長成一隻毛茸茸的胖小子。「阿毛」生著一張逗趣的臉，渾身幾近雪白，卻在額頭的位置有著兩道粗粗的黑區塊，像極了蠟筆小新獨具風格的眉毛。至於背上橢圓的小胎記，母親說那是「阿毛」尚未投胎之時，天庭的神明嫌他動作太蘑菇，所以乾

脆踢上一腳，幫助他下凡遺留的印記。我輕撫著在我腿上打呼嚕的「阿毛」，假想他曾在天庭的種種，不禁莞爾。

現在「阿毛」已經五歲了，最喜歡窩在電腦螢幕上，陪著正在打字的母親，母親是影印社的打字員，必須長時間待在電腦前面。因此「阿毛」開始試著爬到螢幕上，以鍵盤發出的聲響為催眠曲，靜靜地伴隨母親度過無數個漫漫長夜。白天的時候，他會站在植有紫色薰衣草的窗旁，撥開湖水綠的淺色窗簾，俯望馬路上來來去去彈珠一般的車輛（我家的公寓位於十二樓，這麼高往下看只有公車還勉強稱得上是火柴盒，其他的人車充其量也只能說是色彩艷麗的玻璃彈珠）；或者與聚集在陽台邊的鴿子遊戲，鴿子挑釁似的故意在紗窗外飛舞盤旋，「阿毛」收到對方的戰帖後，亦不甘示弱，認真向後倒退數丈，蓄積能量，再猛力向前跳躍，整個身體藉著伸縮的爪子高懸於紗窗上，每每要家人把他抱下來，否則就會一直掛在那裡。可是他卻樂此不疲，令人哭笑不得。

我曾經因為「捕食者」的形象而憎恨貓族，直到我讀了老子《道德經》所言「天道不仁」的概念，始知自己的無識。「天道不仁」講的是自然消長皆有其迴圈，生物間相互的捕食、出生、死亡，納入大環境中看來，皆為天地間平衡的法則，所以說天道不偏愛萬物。易言之，蛇欲食蛙，鱗蛙而加以干涉，則蛇無食，終將餓死。此則仁愛

及於蛙卻不及於蛇。這樣的偏愛會導致天地間不協調。思及此，便釋懷了。畢竟人的一生相較於天地是如此的渺小、微不足道，識見又難以到達廣闊深入的境地。因此我們是否應有所保留，莫過於執著自我有限的經驗與認知呢？

